

## H 琼州风物 离响

## 母山咖啡叙事



母山咖啡创意果咖新品。封烁 摄

咖啡树是一种移民经历丰富的树种，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，迅速在地球上圈定了自己的地盘——世界咖啡种植带，海南在其中。据记载，海南的咖啡历史开始于1908年，至今已有百余年，在陈德新著《中国咖啡史》“海南岛咖啡早期引种史考”一章中有详细的论述。当咖啡树在黎母山生根，注定了母山咖啡的诞生与发展。

黎母山下有母山咖啡种植园。1956年，海南农垦大丰农场还是大丰育种站，海垦科研人员开始对阿拉比卡、罗布斯塔等引进的咖啡品种，进行了无数次的试种、栽培、大田观察和对比，最终罗布斯塔咖啡改良试种成功。挂在墙上的开荒试种咖啡的黑白照片生动地定格了这段历史：

1973年大丰咖啡加工厂建立，开启了手工制作咖啡的历史，1985年大丰咖啡厂扩建，“大丰”牌咖啡正式上市销售；1986年更名为“岛牌”咖啡；1987年更名为“琼丰”牌咖啡。

“琼丰”在农垦人的经营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品牌，获奖无数。从1992年到2014年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，咖啡生产进入了停滞阶段，但黎母山间的咖啡树依然茁壮生长，开花结果，这积蓄了能量，为日后母山咖啡的亮相提供后备支持。

2014年，大丰咖啡种植基地重新启动，海南省第一家咖啡种植生产企业标准制订出台。3年之后的2017年，海南农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，母山咖啡的商标获准注册。2018年，母山咖啡正式投产面世，这一年，母山咖啡获得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农垦展团“十佳优质农10月产品”第一名的称号。

黎母山是海南黎族人民的起源地和“始祖山”，被誉为“海南之心”，是海南主要三大河流（南渡江、万泉河、昌化江）的发源地。咖啡种植区坡度平缓，阳光充足，年均气温23℃—24℃，年降水量2500mm—3000mm，年平均相对湿度82%—84%，空气清新，土壤肥沃，适合罗布斯塔咖啡树生长。

在母山厂区，厂房四面围拢，呈四合院式，中间是巨大的方形晾晒场，在咖啡果成熟季，场上就是红色咖啡果的海洋。晾晒场旁的绿化带上生长着几株特殊的咖啡树——试种的阿拉比卡咖啡树上咖啡果正青绿，这是海南咖啡的希望之树。

母山咖啡相关负责人说：“母山

建立了智慧监测系统，发现这里益虫多，害虫少，这在根源上保证了咖啡豆的品质。”

母山咖啡以“自然健康生活方式提供者”为理念。2021年11月18日，北京绿色交易所为母山咖啡公司颁发碳中和证书，“母山”成为国内第一款实现碳中和的咖啡。

不是所有的种子都需要生根发芽，咖啡果的主要职业规划之路是变成咖啡，这个过程中，咖啡果也必须韬光养晦，默默修炼内功。工人们把成熟的咖啡果采摘下来，平铺在晾晒场享受阳光浴，这时它们摆脱了对雨水的需求，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。晾晒后的咖啡果被放入鲜果池中，经过水流的冲洗，经过处理，咖啡果的外皮破裂，褪去，咖啡豆露出来，挣脱了果皮的束缚。

今日的母山咖啡在生豆处理上采用精致的水洗架晒、水洗烘干的处理工艺，乃至蜜处理、厌氧处理等工艺。经过处理后的咖啡都展现出特有的色泽，释放出天然的植物香气，变成待烘焙的咖啡生豆。生豆经专业烘焙后，主要风味表现为：巧克力、榛果、轻微花生酱、奶油调性、烤谷物，甜度高，韵味绵长，咖啡品质改变了世人对罗布斯塔咖啡豆的刻板印象。

在国内外杯测、拉花、生豆等赛事中，母山咖啡的表现极佳，获得咖啡专业人士和咖啡爱好者的好评。来自香港的知名杯测师谢乙铭先生对母山咖啡给予了认可，他说“过去我喝到的罗豆都是十分咸涩，但我很惊讶，母山咖啡豆处理工艺干净，几乎喝不到杂味，口感好，还有淡淡的花香。”国际咖啡品鉴师慧子喝了母山黑蜜手法处理的咖啡，认为这款咖啡的醇厚度、层次感非常好，具有代表性。

海南咖啡的发展，前景光明，母山咖啡、福山咖啡与兴隆咖啡皆以极强的实力佐证了这一点。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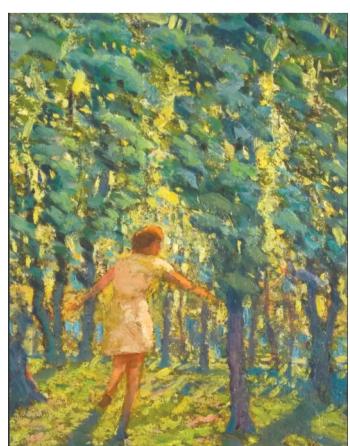
## H 季候物语 周广玲

## 夏天的绝句

钟情于蝉，皆因那声声蝉鸣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蝉鸣是夏天独有的特色音符。

蝉，别名“知了”，我更偏爱这一称呼。“知了，知了”，仿佛它知晓世间的一切，却又有不为人知的心事。蝉，无疑是一种充满灵性的生物。瞧，它在树枝上缓缓转动身躯，总是坚定不移地朝着最亮、最热的方向，宛如虔诚的朝圣者，以狂热的姿态鸣唱整个夏天，直至夜幕降临。

静静聆听蝉鸣，让心沉浸其中，能驱散内心的烦躁，收敛浮躁的心性，使心情归于平静，达到心旷神怡的境界，宛如一场心灵的修行。蝉用它的歌



保罗的油画作品《夏天的阳光》。资料图

声，尽情倾吐心中的万千思绪。当我们聆听这蝉鸣时，便多了一份禅意，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索。

夏日的午后，阳光慷慨地洒落在郁葱葱的树叶上，交织出一片斑驳陆离的光影。在这宁静与喧嚣相互交融的时光长河里，蝉鸣声如汹涌的潮水般扑面而来。它们是夏天当之无愧的歌者，是季节赋予灵感的诗人，以高亢且持久的歌声，精心谱写着夏日的绝美绝句。有了蝉的歌唱，夏天仿佛被注入了灵动的活力，变得清脆且朝气蓬勃。夏日午后，听那蝉鸣连绵不断，高低交织，余音袅袅，不绝于耳。这蝉声，宛如一层温温柔的纱幕，悄然掩埋了城市的喧嚣与聒噪，心灵便有了安宁。

夏天最动人心弦的旋律，就是蝉鸣。蝉在林间不知疲倦地朝着太阳放声高歌。那声声蝉鸣，长短交织，若隐若现，富有节奏地交替更迭。蝉就像是天生的歌者，为夏天而生。它在黑暗的土层下默默等待了漫长的四年，历经无数艰难险阻，才终于迎来这一夏的灿烂阳光。于是，它们唯有通过尽情欢乐地歌唱，来书写一生的精彩篇章。千百年来，蝉鸣始终紧紧跟随夏日的脚步，穿梭于诗词的字里行间，叫响了整个夏天。

燥热的夏天，往往单调且烦闷，然而，正是那一阵阵此起彼伏的蝉声，为夏天增添了无尽的乐趣与斑斓的色彩。蝉鸣，是夏天的歌谣，蝉宛如枝头上跳跃的精灵，它们的声音在盛夏的阳光中肆意穿梭，用最本真的发音，演绎着最美好的时光。那蝉声，悠然清亮，又铿锵有力，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拉长了季节的维度。那一串串悦耳动听的音符，奏响了季节的梦幻乐章。蝉鸣宛如夏季的五线谱，时而温婉缠绵，如潺潺溪流；时而铿锵有力，似激昂战鼓；时而透明清澈，仿若山间清泉。蝉声跌宕起伏，演绎着别样的精彩，蝉声热闹非凡，也正是因为这蝉鸣，夏天才变得如此美好动人。

蝉鸣，流淌着对生命无比炽热的挚爱，也表达着对季节深刻的感悟与启迪。在这喧嚣的城市中，当我们静下心来聆听，便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美好。那嘹亮的蝉鸣声，在耳边轻轻回荡，让我们忘却了生活中的种种烦恼与忧愁。蝉鸣，夏天的绝句。有了这阵阵蝉鸣，夏天才完整，才韵味十足。蝉鸣声声，将夏天这首绝句演唱得淋漓尽致，如火如荼。周

## H 如歌行板 欧艳菊

## 临清流独坐

去山中，遇清澈溪流，舒舒服服，沿着苍古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往下，如散步一样随心自在。在一棵蓊郁的七叶树下有一片稍微平缓的地方，一边是几块默然幽静的白石，一边是高高的石壁。清澈的流水走到这里，却只顺着石壁底而下，水在石壁上漾起细微的水花，淡淡的水声宛若一串轻盈的笑声，然后飘然而去。

石壁上面有栏杆围着的约一米宽的山路。趴在栏杆边俯瞰清流，总觉得有些远有些隔。往右一望，心下惊喜，原来有石阶可通往七叶树下。

提裙沿石阶缓行，一两分钟就到了水边。有白石的这边地势稍微高些，石壁那边低一些，这也是水绕着石壁的原因。而且这里十分凉爽，一阵风来，就会把水的凉气弥散开，风拂过面颊和胳膊，甚至能感受到凉润的水雾。

四围寂静，不闻人语响，连山中的飞鸟亦是悄然隐藏了踪迹，只有这一脉清流淡淡笑，缓缓走。时光在这里，也显得悠然轻盈，古意静美。

陶渊明言：“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。”山静景幽的地方，总会触动人心的柔软和诗意。不能像古人那般胸中有丘壑，到哪里都能出口成章，吟出数行精彩的诗句，但古人的精彩篇章养护着我们后人的精神，面对优美景致，诵一两首古诗词也是风雅事。

此般境地，最相宜的莫过于吟诵王维的《青溪》：“言入黄花川，每逐青溪水。随山将万转，趣途无百里。声喧乱石中，色静深松里。漾漾泛菱荇，澄澄映葭苇。我心素已闲，清川澹如此。请留盘石上，垂钓将已矣。”

那么，就随意在一块白石上坐下吧，面对着缓缓的清流，苍润古老的石壁。这于喜静的我来说，最美妙的消夏方法莫过于这诗意古典的临清流而静坐。抛开身边一堆尘俗事来山中，正是为这浮生半日闲，在大自然里洗心洗耳洗眼，把一身疲惫灰尘涤去，生机盎然地投入烟火生活。

石壁上长着一片片青翠的心形的硕大叶子，叶柄淡红色，直接从石缝里长出来，很奇特的一种植物，生之不易，生命又如此坚韧倔强。

石壁前还有一棵美丽的树木，枝枝丫丫，很茂盛，缀满了簇簇绿豆粒般大的红红的小果子，煞是好看。

不远处还有一棵长在石头间的很老的树，有四五枝干，苍黑的树皮，碧青的叶间开着米白的花，很雅致的样子。有一枝斜斜地伸出来，就在水流的上方，阳光照在叶间，花上，又落在流水里，有一种无言的禅意。

所坐的白石旁长着荆条，想到从前很多农具都是用荆条编的，倍感亲切。这样朴素温暖的植物开着淡紫色的小花，温温柔柔的。

这一坐，不觉间已坐了两个多小时，可是恍然间又觉得是时光静止了般，还是起初的模样，水、山、石、树木、花朵、天空、清风，天长地久地美好着，永不会老去。

又仿佛是坐在画家范宽那幅《临流独坐图》中，古意盎然，此刻的光阴连接上千年的光阴，匪夷所思里亦有平常处。

想起李白，他写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也写《独坐敬亭山》：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”潇洒不羁的他也是常去山中独坐的。

这就是静坐的妙处吧，尤其是对着一脉清流，人很容易就放下了身外的繁杂，轻松闲逸的心绪里能感受到细微的美好，哪怕不起眼的荆条花，长在石壁上的一片叶子，也能触发心底的感动。从而让在现实里已麻木冷漠的心灵重新苏醒过来，然后去发现身边的一些小美好，更加热爱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周



《临流独坐图》(国画) 范宽(宋) 作